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



彌陀佛大願王。慈悲喜捨難量。眉間常放白毫光。

度眾生極樂邦。八德池中蓮九品。

七寶妙樹成行。如來聖號若宣揚。接引往西方。

彌陀聖號若稱揚。同願往西方。

准提咒念诵法

◎ 念诵法

（一）念诵仪轨

（二）念诵功德

（三）念诵心咒

（四）念诵咒语

（五）念诵咒语

（六）念诵咒语

（七）念诵咒语

（八）念诵咒语

（九）念诵咒语

（十）念诵咒语

（十一）念诵咒语

（十二）念诵咒语

（十三）念诵咒语

（十四）念诵咒语

（十五）念诵咒语

（十六）念诵咒语

（十七）念诵咒语

（十八）念诵咒语

（十九）念诵咒语

（二十）念诵咒语



觀音菩薩妙難酬

清淨莊嚴累劫修

三十二應遍塵刹

百千萬劫化閻浮

瓶中甘露常時洒

手內楊枝不計秋

千處祈求千處現

苦海常作度人舟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 利生深 專主念佛法門 如子憶母憶世尊

直下即蒙恩因心果覺兩相契 立刻返本還源

都攝六根妙難論 願遍界流存都攝六根妙難論

願遍界流存

晉蓮宗初祖廬山東林慧遠大師



初祖慧遠大師讚

以特別法·永為世範。

意旨暗合於行願。

中外流通徧。

普令庸彥·大事即生辦。

南無蓮池會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唐蓮宗三祖長白老和尚大師



二祖善導大師讚

師當唐初·各宗盛行。

提倡淨土愜群情·

佛力誰與京。

若肯投誠·西方定往生。

南無蓮池會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真道宗上社高士秋無承造大竹



三祖承遠大師讚

羸形垢面·侍彌陀傍。

法照神遊得觀光·

佛示其名坊。

往嗣門牆·心法永傳揚。

南無蓮池會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座蓮堂口林正臺竹林造天師



四祖法照大師讚

緬維四祖·懿德堪欽。

樂邦得師佛指陳·

文殊示宿因。

普令群倫·即生達本真。

南無蓮池會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五祖少康大師讚

忌談世諦·七歲不言。

出言即便驚人天·

廣結淨土緣。

小兒為錢·各種九品蓮。

南無蓮池會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宋蓮宗世祖北村永明延壽大師



永明延壽大師
畫

六祖永明壽大師讚

法華一部·佛事百八。

四重料揀利愚黠·

萬善作警察。

普期超拔·往生極樂刹。

南無蓮池會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宋通宗七祖北叶北度者字六叶



七祖省常大師讚

道慕廬山·追蹤蓮社。

刺血特將淨行寫·

首輔歸座下。

百廿大雅·願生效龍馬。

南無蓮池會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明
道
宗
八
世
住
持
普
照
禪
師
通
化
大
師



八祖雲棲株宏大師讚

初住雲棲·即滅虎患。

早請念佛雨慰盼·

村民咸感歎。

庀材開辦·道場重興建。

南無蓮池會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清蓮宮九林以天甘露寺智照大師



九祖靈峰智旭大師讚

幼即信佛·隨母禮誦。

入塾宗宋遂放縱·

讀竹窗自訟。

力弘大乘·冀同出陷阱。

南無蓮池會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清通官十姓摩山晉弘行策大序



十祖普仁行策大師讚

闡揚淨土·懇切少儔。

以深信願竭誠修·

心佛兩相投。

萬念皆休·決定出苦邱。

南無蓮池會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清蓮宮十一祖 北明慧元 畫



十一祖梵天實賢大師讚

四十八願·仰效彌陀。

百八首詩勝楚歌·

聞者厭娑婆。

振起蹉跎·證波羅蜜多。

南無蓮池會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清蓮字松隱字福臨甘肅人



清蓮

十二祖資福際醒大師讚

遍通經史·冀為世導。

一病方知不可靠·

研窮各宗奧。

均難證到·專主淨土教。

南無蓮池會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蓮宗十二祖是出智量伊也天行



蓮宗十二祖是出智量伊也天行

十三祖靈巖印光大師讚

釋儒并闡·貫徹融通。

法雨遍灑潤群蒙·

導歸淨土中。

德樹常榮·普天仰高風。

南無蓮池會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蓮宗十三祖傳略

釋淨空敬題



蓮宗十三祖傳略 目次

慧遠大師	………	一	蓮池大師	………	五九
善導大師	………	一五	蕩益大師	………	七五
承遠大師	………	二五	截流大師	………	八七
法照大師	………	三七	省庵大師	………	八九
少康大師	………	四七	徹悟大師	………	九一
永明大師	………	五一	印光大師	………	九七
省常大師	………	五七			

蓮宗十三祖傳重印流通序

釋圓徹

淨土法門，事是大因緣，理是秘密藏，唯佛與佛，乃克證知。是故當日世尊於方等會中，興無緣慈，運同體悲，無問自說，親為掬示。為舍利弗等諸大弟子直指西方淨土，以深信願，持佛名號即得往生之殊勝圓頓法門，殷殷誥誡。十方諸佛，同出廣長舌相，護念勸信。以及佛成道後，回國為父王說法時，為報親恩，亦勸父王以專修念佛。其大慈度生、大孝報恩之深心，可具見矣。自此西天東土諸大菩薩，諸大祖師，如馬鳴、龍樹、無著、世親等，皆共提撕，歸心淨土。

逮及我國，溯自東晉廬山遠公大師，白蓮結社，提倡念佛。一時高賢景從，朝野欽崇，震旦蓮風，於焉大盛。次及唐代長安善導大師，世傳為彌陀化身，每念佛一聲，即有一道光，明自口涌出（有見師念佛一聲，口即涌出一尊佛像者），度人無量，是為二祖。其後歷代皆有大善知識，應世逗機，出而倡導。凡依教奉行，信願念佛，得生淨土者，備見於歷代往生傳記中，昭昭可考。後人擇其功德尤著者，至清末紅螺山徹悟大師，共得十有二人，奉為蓮宗十二祖。印公大師，曩年於上海創辦弘化社，曾編有《蓮宗正傳》，極為詳盡。而印公一生釋儒并闡，弘揚淨土持名法門，以之自行化他，尤不遺餘力。其誨人常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深信因果、信願念佛為指歸。

中興靈岩，成為當代淨土宗一大道場，海內外聞風皈依者達數十萬人。宇內相繼而立蓮社，開念佛道場者幾遍及全國。印公寂後，十方四眾，咸推尊印公為淨土宗第十三祖。一九九三年上海佛學書局，曾編印有《蓮宗十三祖傳》行世流通，較前周備，惜未附有列祖道影。

俾見聞者興仰止之思，肅親承之想，從而益增敬信。今者靈岩演性大師、新鐘法師等，有鑒及此，特發心同出淨資，重為倡印。其傳記悉依此版原文，而各于篇首加印諸祖道影。像後則附以《靈岩念誦集》中各位祖師之讚，便于為列祖誕辰忌日上供時應用。就中列祖諸讚皆為當日印祖親撰，而讚印祖之兩篇讚文，則先師了然老法師、游有維居士之所撰也。此議甫

倡，一時蘇滬四眾各發大心，同出淨資，助成此舉。演性大師等來函問序於徹，竊喜此編圖文并茂，行將播法雨于寰中，共沐香光，度眾生於永劫也！謹述梗概以志歡喜讚歎之深心，是為序。

佛曆二五三八年佛歡喜日 沙門圓徹 敬撰

蓮宗第一祖慧遠大師傳略

大師諱慧遠，姓賈氏，雁門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老莊；宿儒先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渡江從學范甯，適石虎暴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刹於太行恆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有弟名慧持，沖默有遠量，時年十八，兄弟遂轉南行之志，北至受都寺。乃入道安之門，聞安師講《般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遂與弟慧持，投簪落髮，委命受業。

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

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緼纊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鐙燭之費，安公聞之曰：道士誠知人矣。

師藉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機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

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師乃引莊子義為連類，使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并推服焉。

時當東晉，中原鼎沸，師隨安公流徙，嘗次新野，避兵解散徒侶。師與同學慧永，約隱羅浮，因事不果（按安公於新野

避兵，解散徒眾，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唯對師無一言。師跪請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公曰：如對於汝，吾復何慮。於是安公與道立等少數之士，共赴長安。師及慧持、曇邕，共向荊州，留居上明寺五年。憶慧永羅浮之約，乃循揚子江南下，次於潯陽。見廬峰清淨，可以息心，不期復與慧永遇。

先是太元年間，慧永道出潯陽，受郡人陶範遮留，築西林寺居之。聞遠公至，挽請入山，勸同棲止。師相地至東麓，以杖卓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泉應手迸出，涌浚成溪，乃誅茅為菴。時東晉太元九年，遠公五十一歲也。

師德馨聞，來集漸眾，因開講《涅槃經》。感得山神獻

靈，資助材木，雷雨闢地。慧永告江州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宏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棲，隘不可處，如何？桓伊聞靈瑞，大生敬感，乃奏立東林寺，名其殿曰神運。時遠公五十三歲。

遠公自入山以來，凡三十二年，影不出山。凡送客，以虎溪為界。師嘗送陶淵明與陸修靜，因語道契合，不覺過溪，相與大笑，後世因「傳虎溪三笑圖」焉。

師神貌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一沙門，持竹如意，欲以致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竊留座隅而去。又有慧義法師，強立不憚，將欲造山，謂師弟子慧寶曰：諸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至山，值師講法

華，每欲難問，輒內悸流汗，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可訝，其伏物蓋眾也如此。

殷仲堪任荊州，過山展敬，與師俱臨北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堪歎曰：師智識深明，實難庶幾！師亦曰：君之才辯，如比流泉。後人因名其處曰聰明泉。後桓玄征殷仲堪，亦軍經廬山，要師出虎溪，師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曰：昔殷仲堪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見師，不覺致敬屈膝。玄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師答曰：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師不答。玄又問何以見願？師曰：願檀越安穩，使彼亦復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平所未見。

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聘說，勸令登仕。師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玄欲沙汰眾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道。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師因致書，廣玄條制，玄悉從之。

成帝沖幼時，庾冰輔政，以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翌、諸葛恢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為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桓玄在姑孰，復申冰議，欲令盡敬，乃與遠書。師答書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玄始執意甚堅，得遠公書，乃作罷。及桓玄篡位，劉裕起

兵伐玄，玄西奔。東晉安帝，自江陵旋駕京師。輔國何無忌，勸師迎候，師稱疾不赴，帝遣使勞問，師上書謝病，帝復下詔慰答。

又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詣師。師少與循父嘏同為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夕音介。僧有諫師者曰：循為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為人疑乎？師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為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住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馳書致敬，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師入山以來，三十二年間，初十一年間，凡三覩聖相，未嘗語人。後十九年七月晦日之夕，師於般若臺之東龕，從定方

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如《十六觀經》所說。佛告師曰：我以本願力故，來慰安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馱耶舍、慧持、慧永、劉程之，皆在佛側。前揖師曰：師志在先，來何晚也？

師語法淨、慧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即寢疾，製遺誡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畢盡之期，便欲絕迹外緣，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頽，今年已八十三矣！

仰尋違離之悔，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謝。以悼往疾之深，於今時至，露骸松林之下，即嶺為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今之禮，汝等勿違，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門徒號慟，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至期將順寂，耆德請以豉酒治病，師曰：律無通文，不許。請飲米汁，曰：日過中矣，又不許。次以蜜和水，請飲漿。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溘然而逝。弟子不忍露屍，與潯陽太守阮侃，奉全軀舉葬於西嶺，累石為塔。謝靈運為文建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宗炳復立碑於寺門。

遠祖師歷朝諡號

晉安帝義熙年，諡廬山尊者、鴻臚大卿、白蓮社主。

唐宣宗大中二年，諡辯覺大師。

南唐昇元三年，諡正覺大師。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諡圓悟大師。

宋孝宗乾道二年，諡等徧正覺圓悟大法師。

遠公所著書

大智論要略二十卷（亦名釋論要鈔） 不敬王者論一卷

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三卷（并羅什答） 大智論序一卷

何毘曇心序一卷

三法度序一卷

妙法蓮華序一卷

明報應論一卷

修行方便禪經序一卷

辯心識論一卷

法性論一卷

沙門祖服法論一卷

釋三報論一卷

佛影讚一卷

摘錄「香光閣隨筆」

附 遠公念佛三昧詩序

念佛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撓；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又諸三昧，其名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何者？窮玄極寂，尊號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鑒明，則內照交映，而萬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於是靈相湛一，清明自然，玄音叩心，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所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頽景，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興唯

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後。以此覽眾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

蓮宗第二祖善導大師傳略

大師諱善導，字淨業，不委何許人。生於隋煬帝大業九年。十歲時，於密州投明勝法師出家，初習三論宗，繼誦《法華》、《維摩》等經。將受具，自維教門非一，若不契機，功即徒設。及依妙開律師受具戒已，一日入大藏默祝，信手探得一經，乃《觀無量壽經》也。乃曰：何當托質蓮臺，棲神淨土。乃潛心此經，慨然曰：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合得之矣。自此常修十六觀門，思惟西方勝境。

又慕遠公芳躅，特往廬山瞻禮遺範，身心豁然，乃隱於終南悟真寺。不數年，觀想深妙，定中備見寶閣、瑤池、金座，

宛在目前。不覺涕泗交流，舉身投地。既獲勝定，乃歷訪名德，隨方利物。

貞觀年間，聞道綽禪師於晉陽開闡淨土法門，立九品道場，不遠千里，往問津要。綽禪師授與《無量壽經》（或曰《觀無量壽經》），披卷詳覽，比來所覩，宛然如在。因即發定，七日不起。時綽禪師年已八十，而導師則年二十九也。綽禪師見師入定，發得三昧，乃問曰：道綽念佛，得往生否？師曰：可辦一莖蓮華，置之佛前，行道七日，華不萎悴，即得往生。依之七日，果然華不萎黃。綽歎其深詣，因請入定更觀，當得生否？導即入定，須臾報曰：師當懺三罪，乃得往生。一者，師嘗安佛尊像在檐牖下，自處深房，當於十方佛前懺第一

罪。二者，驅使策役出家人，當於四方僧前懺悔第二罪。三者，營造屋宇，損傷蟲命，當於一切眾生前懺悔第三罪。綽公靜思往咎，所說不虛，乃如法洗心懺悔訖。師告綽公曰：師罪滅矣，後當有白光照燭，是師往生之相也。後於四月八佛誕日，綽公定中見曇鸞大師乘七寶船，在空中指曰：汝於淨土，堂宇已成，但惟報命未盡耳。復有化佛菩薩，飄飄在空，眾皆同見。

綽師寂於貞觀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壽八十四。後人評曰：西河禪師，多年念佛，猶有殘罪當懺。可知自力滅罪之難，不仗他力，罪何由滅！一句佛號，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他力教之教義偉矣哉！

師一生精苦勤篤，每入堂，則合掌胡跪，一心念佛，非力竭不休。雖時寒冰，亦須流汗。出則為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無別寢處，不暫睡臥。除洗浴外，曾不脫衣。般舟、行道、方等禮佛，以為己任。護持戒品，纖毫不犯，未嘗舉目視女人。絕意名利，遠諸戲笑。所行之處，淨身供養。飲食衣服，四時饒益，皆不自享。並將迴施，好食送大廚，供養徒眾。惟食粗惡，以自支身。諸有觀施，用寫《阿彌陀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壞寺廢塔，所至修營。燃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洗，始終無改。常樂乞食，每自責曰：釋迦世尊，尚乃分衛；善導何人，敢端居而索供養耶？每自獨行，不共眾去，恐途中談論世事，妨修行業。

著有《勸化徑路修行》頌曰：「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難免衰殘老病；任汝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

或問何故不令人作觀，直遣專稱名號耶？師曰：眾生障重，境細心麤，識颺神飛，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憐，直勸專稱名字。正由稱名易故，相續即生。若能念念相續，畢命為期，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無外雜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相應故，不違教故，順佛語故。若捨專念，修雜念者，百中希得一二。何以故？雜緣亂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與教相違故，不順佛語故，繫念不相續故，心不續念報佛恩故，雖作業行，常與名利相應故，樂近雜緣，自障障他往

生正行故。此見諸方道俗，解行不同，專雜有異。但使專意作者，十即十生；修雜不至心者，千中無一。願一切人等，善自思惟。行住坐臥，必須厲心克己。晝夜莫廢，畢命為期。前念命終，後念即生。長時永劫，常受無為法樂，乃至成佛，豈不快哉！

又作《臨終正念文》云：知歸子致問於淨業和尚曰：世之大者，莫越生死。一息不來，乃屬後世。一念若錯，便墮輪迴。小子累蒙開誨念佛往生之法，其理雖明，又恐病來死至之時，心識散亂；仍慮家人感動正念，忘失淨因。伏望重示歸逕之方，俾脫沈淪之苦。師曰：善哉，問也！凡人臨命終時，欲得往生淨土者，須先準備，不得怕死貪生。常自思念，我現在

之身，多有眾苦，不淨惡業，種種交纏。若得捨此穢身，超生淨土，受無量快樂，見佛聞法，離苦解脫，乃是稱意之事。如脫臭弊之衣，得換珍御之服，放下身心，莫生戀著。纔有病患，莫論輕重，便念無常，一心待盡。須囑家人，看病人、問候人，凡來我前，但為我念佛。不得說眼前閒雜之話，家緣長短之事。亦不須軟語安慰，祝願安樂，此皆虛花無益。若病重將終，家人親屬，不得來前，垂淚哭泣，及悲嘆之聲，徒然惑亂心神，反使失其正念。但教記取阿彌陀佛，一時高聲為我念佛，守令氣盡（氣絕後，仍須繼續念佛六小時，不可停止，不可動著，至為緊要）。若有明解淨土之人，頻來策勵，至為大幸。用此法者，決定往生無疑慮也。此是端的要急之旨，當信

而行之。或問平生不曾念佛者，還用得否？答曰：此法僧人、俗人、未念佛人，用之皆得往生，決無疑也。余多見世人，於平常時念佛、禮拜，發願求生西方，及到病患臨終，但只怕死，都不說著往生解脫之事。直待氣消命盡，識投冥界，方始十念。恰如賊去關門，濟何事耶？死門事大，須是自家著力始得。若一念蹉跎，歷劫受苦，誰人相代？思之！思之！奉勸世人，當以此文，帖安堂前。喫食之處及來往要路之間，觸目驚心，免令臨危忘失。若能於無事時，常以此法精進受持，是為臨終大事。

師所化僧尼道俗，臨終得往生瑞相，及現生得念佛三昧者，不可稱計。持誦《阿彌陀經》，有十萬至三十萬遍者。念

佛日課，有萬五千至十萬聲者。或問曰：念佛之善，生淨土耶？師答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答已，師乃自念，一聲阿彌陀佛，則有一道光，從其口出。十聲至百千聲，光亦如之。

師於所住之寺院中，晝淨土變相，忽催令速成就。或問其故？則曰：吾將往生，可住三兩夕而已。忽示微疾，掩室怡然長逝，春秋六十九。身體柔軟，容光如常。異香音樂，久而方歇。時唐高宗永隆二年三月十四日。高宗以師念佛，口出光明，因賜額為光明寺。故後世稱師曰：光明和尚。

善導大師所著書

觀無量壽經疏四卷（亦稱觀經四帖疏）

觀念法門一卷

法事讚二卷

往生禮讚一卷

般舟讚一卷

臨終要訣一卷

念佛鏡二卷

大乘布薩法一卷

摘自「香光閣隨筆」

蓮宗第三祖承遠大師傳略

大師諱承遠。始學於成都唐公，次資州詵公，至荊州進學於玉泉真公。真公令居衡山設教，從其化者以萬計，一以念佛而開導之。始居衡山西南巖下，人遺食則食，不遺則食泥土，人與營居。師於衡山常行般舟三昧（即九十日，不坐、不臥、不雜用心，專念阿彌陀佛聖號），後唐代宗聞國師法照大師之言，知師有至德，度詔難起。特南向躬禮，賜其居曰般舟道場。師之法門，惜不甚詳。就師本傳所載，知師以專持名號為正行，以布施持戒為助行。貞元十八年入寂，年九十一。

摘自「思歸集」

附錄 唐柳宗元

呂溫製碑文二篇

(一)南嶽彌陀和尚碑 唐永州司馬柳宗元製

其詞曰：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向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州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岩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為僕役而媵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豁石，丕勤誘掖，以援於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皆負布帛，委之岩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於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施與餓疾者，不尸其

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州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致肖焉，乃從而學。傳之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於寺之南岡。刻石於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回薄茫無窮

其上無初下無終

誰而為合蔽為通

始末或異今焉同

虛無混冥道乃融

聖人無迹示教功

公之率眾峻以容

公之立誠放其中

服庇草木蔽穹窿

仰攀俯取食以充

形游無極交大雄

天子稽首師順風

四方奔趨雲之從

經始尋尺成靈宮

始自蜀道至臨洪

咨謀往復窮真宗

弟子傳教國師公

化流萬億代所崇

奉公寓形於南峰

幼曰弘願惟孝恭

立之茲石書玄蹤

(二)南嶽彌陀寺承遠和尚碑

唐衡州刺史呂溫

原夫法起於無，色生於妄。求離於色者，未得皆空；徇念於無者，斯為有著也。是以至人心無念，念無所求。利未動而誰安，本不然而何滅。然而利根難植，頓詣罕聞。不有舟梁，孰

弘濟度。匪因陞級，莫踐堂塗。必在極力以持其善心，慧念以奪其浮想。不以身率，誰為教先，誰能弘之，則南嶽大師其人也。師諱承遠，漢州綿竹縣謝氏之子。積修妙性，宿起冥因，乘報現身，應期弘道。自天鍾美，因地稟靈。七尺全軀，峨岷興瞻敬之狀；九漏懸解，江漢資清淨之源。殊相夙成，隱照潛發。甫志學始遊鄉校，驚禮樂之陷阱，覺詩書之桎梏，忽忽不樂，未知所逃。俄有信士，以尊勝真言，質疑於學。怡然聳聽，宛若前聞，識契心冥，神動意往。遂涕訣慈願，行徇幽緣。初事蜀郡唐禪師，禪師學於資州詵公，詵公得於東山弘忍。堅林不盡，秘鍵相傳。師乃委質僮役，服勤星歲，旁窺奧旨，密悟真乘。既壯遊方，沿峽東下。開元二十三年，至荊州

玉泉寺，謁蘭若真和尚。荆蠻所奉，龍象斯存。歷劫方契其幽求，一言懸會於靈受。受從荆毀，始備緇錫。昂然古貌，森映高松。真公南指衡山，俾分法派。越洞庭，浮湘沅，息於天柱之陽。從通相先師，受聲聞具戒。三乘之經教，四分之紀律，八正之倫要，六度之根源，莫不更贊神機，遞歸心術。聞京師有慈愍三藏，出在廣州，乃不遠重阻，星言覲謁。學如不足，求所未盡。一通心照，兩捨言筌。愍公曰：如來付受吾徒，用弘拯救。超然獨善，豈曰能仁。俾依《無量壽經》，而修念佛三昧。樹功德劫，以濟群生。由是頓息諸緣，專歸一心。天寶初歲，還於舊山。山之西南，別立精舍，號彌陀臺焉。薙草編茅，僅蔽經像。居靡童侍，室無斗儲。一食不遇，則茹草而

過；敝衲莫完，而歲寒自若。奉持贊歎，苦劇精至；恆於真際，靜見大身。花座踴於意田，寶月懸於眼界。永泰中，有高僧法照者，越自東吳，來於廬阜。尊遠公教跡，結西方道場。入觀積旬，至想旁達，見彌陀座下，有老比丘焉。啓問何人，答曰：南嶽承遠，願造吾土。勝緣既結，真影來現。照公退而驚慕，徑涉衡峰。一披雲外之塵，宛契定中之見，因緣昭晰，悲喜流涕。遂執摠衣之敬，願承入室之顧。大師德因感著，道以證光，遠近聆風，歸依載路。於是大建法宇，以從人欲，輪奐雲起，丹刻化成。走檀信於十方，盡莊嚴於五會。香花交散，鐘梵相宣，火宅之煙燄皆虛，愆海之波瀾自定。加以寶裝秘偈，建幢於臺前；玉篆真文，揭碑於路左。施隨求之印，以

廣消業累。造輪轉之藏，以大備教典。勸念則編榜於崖谷，厲學則兼述於縑緇。其欲人如身，茲惠懇至，皆此類也。大師峰栖木下，六十餘年，苦節真修，老而彌篤。夙開戶牖，久啓津途，法界之尊重在焉，天人之瞻仰如是。常陋處方丈，志行平等。食不重味，寒不兼衣。五公之珍服盈箱，毗庶之金錢布地，莫不迴修佛事，贍養孤老。凡言施者，以是報之。期頤將及，志力無替。中鐘會食，到必先眾。夕磬虔念，居恒達晨。其克己練心，慎終如始，皆此類也。大曆末，門人法照，辭謁五臺。北轅有聲，承詔入覲。壇場內殿，領袖京邑，託法雲之遠蔭，自感初因；分慧日之餘光，寧忘本照。奏陳師德，乞降皇恩，由是道場有般若之號。貞元歲，某獲分朝寄，廉問湘

中。近照德輝，獲探眾妙。沉靈嶽直午先皇，本命宜有上士，斯焉護持。表求興崇，詔允誠願。臺雖舊號，其命維新，寺由是有彌陀之額。度生二七，會供千人。中貴巡香，守臣視饌。瑤圖花捧，寶字煙開，寵降九天，輝映三界。師亦建不壞之塔，以壽君親；修無邊之功，以福邦國。梵王之能事畢矣，法門之榮觀備矣。貞元十八年，孟秋既望，顧命弟子，申明教戒。掃室趺坐，恬然化滅。報齡九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五。先是忽告門人曰：國土空曠，各宜努力。數月而災火焚寺，周歲而吾師解形。此蓋寶去山枯，龍移水涸。空曠之旨，乃明前知。法眾崩慟，若壞梁木；邦人號赴，如失舟航。以其年九月七日，遷神於寺之南岡，即安靈塔。教也前後受法弟子，百有

餘人。而全得戒珠，密傳心印者，蓋亦無幾。比丘惠詮、知明、道偵、超然等，皆奧室之秀者。以瞻奉將遠，經行坐蕪，永懷於極，見託碑紀。移有道於物外，真無愧詞；比遺愛於人間，誠當墮淚。銘曰：

浩浩隨塵

茫茫逝川

大雄作矣

救物為先

能明大教

非師有緣

不宰功立

忘機智全

誰能弘之

南嶽命代

習識虛受

應身圓對

理則歸空

教惟不昧

末搖本靜

行若神泰

雲跡一滅

天星六周

熱惱就濯

童蒙來求

攝以尊念

驅之力修

我法有戶

誰能不由

甘露晨晞

香雲夕卷

彼岸方濟

慈舟忽遠

鑪煙如在

塔樹勿剪

刊勒慧碑

永想正眼

按唐呂溫，字化光，一字和叔，河中人。貞元末登進士第，嘗為衡州刺史，年四十卒。柳宗元稱其能，可用康天下，其志可用經百世。《舊唐書》稱其文體富艷，有丘明班固之風，所著有文集十卷行于世。

摘自「香光閣隨筆」

蓮宗第四祖法照大師傳略

大師諱法照，不知何許人。初住廬山，修念佛三昧。一日於正定中，神遊安樂國，見有著垢弊之衣，而侍佛者。佛告之曰：此衡山承遠也，因是遽入衡山求之。見師於巖谷間，肖焉，乃師事之。於彌陀臺般舟道場修淨業，當時衡山念佛道場。南地宗之，從而化者以萬計。祖既得其傳，於大曆元年四月，出長安。於章敬寺之淨土院，依《無量壽經》，撰《五會法事讚》一卷。翌年，住衡州雲峰寺。一日，於僧堂食鉢中，忽覩五色祥雲，雲中有寺。寺之東北有大山，山有澗，澗北有石門。門去可五里，復有一寺，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他

日，齋時，復於鉢中，見五色雲，雲中有數寺。池臺樓觀，純金色界，萬菩薩雜處其中，有諸佛嚴淨國土，種種勝相。師欣所見，乃訪問善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殆五臺也。四年結夏，師於郡之湖東寺（或作湘東寺），開五會念佛道場九旬。至六月二日，感祥雲彌覆，雲中現樓閣。閣上有數梵僧。身可丈餘，執錫行道。又見阿彌陀佛，與二菩薩，其身高大，等虛空界。衡山舉郭，咸得見之，莫不焚香瞻拜，良久方滅。日既暮，師於道場外，遇一老人，謂之曰：汝曾發願，往金色界，禮觀大聖，今何輒止？師曰：時艱路難，何可往也。老人言：但亟去，道路固無留難。言訖不見，師驚異。重入道場，即發誠願，願以此身奉

觀大聖。准夏滿前往，任是火聚冰河，終無退惰。至八月十三日，遂與同志數人，由南嶽發足，一路果無艱險。五年四月五日，至五臺縣，遙見佛光寺南，有數道白光。六日抵佛光寺，果如鉢中所見境界，略無差脫。是夜四更，復有異光，從北山下來，射照於師身。師入堂，問此何祥？有僧答云：此大聖不思議光，常注有緣。師聞已，即具威儀，尋光發處，東北行五十里，得一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見二童子，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師入石門，北行約五里，見一金門樓。漸至門所，乃見一寺，榜曰：大聖竹林寺，一如鉢中所見。寺之方園可二十里，一百二十院。皆有寶塔莊嚴，黃金為地，華臺玉樹，充滿其中。師入寺，至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

據師子之座。萬眾圍繞，而為說法。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去聖時遙，知識隘劣，障垢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何法門，最為其要。惟願大聖，斷我疑網。文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為徑要。我於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師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說是語已，二大聖同舒金臂，摩師之頂，為授記曰：汝以念佛故，不久當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

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時二菩薩互說伽陀，師聞已，歡喜踴躍，疑網悉除，乃起作禮。文殊又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以承教授。師遂如言，次第巡禮，歷請教授。次至七寶園，華果綻實，皆大如盃。從園出，復至大聖前，作禮辭退。二童子送出寺門，師欲作禮。舉頭則院宇已失所在，悵然悲感，乃立石標記其處。至四月八日，至華嚴寺般若院西樓下安止。十三日師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巡禮。到無著見大聖處，虔心禮三十五佛名。師禮纔十遍，忽見其處，廣博嚴淨。琉璃宮殿，文殊普賢，與萬菩薩，俱在一處。師見已，唯自慶喜。未幾，隨眾歸寺。其夜三更，於華嚴院西樓上，忽見寺東巖壑之畔，有五聖燈，大方逾尺。師私自

咒願，願分作百燈，以歸一面，燈分果如願。復祝，願化為千炬，亦如所祝，化列千炬，行行相對，徧於山野。師激發熱誠，乘夜獨詣金剛窟所，願見大聖。夜之未央，剋責撲地，忽見一梵僧，身長七尺許，自稱佛陀波利。

按佛陀波利，華言覺護，北印度罽賓國人。唐高宗儀鳳元年，來朝五臺山。感文殊示化老人，令取佛頂尊勝陀羅尼，來中國，繙譯流通。永淳元年，復齋梵本，至長安。後隱於金剛窟。今永興龍首崗，有波利藏舍利之所焉。事詳宋高僧傳卷第二本傳。

問曰：阿師如此自苦，有何願樂？師對曰：願見文殊。曰：若志力堅強真實，可脫履於板上，咫尺聖顏，令子得見。師遂脫

履瞑目，俄已入窟。見一院，黃金題額，曰：金剛般若寺。異寶莊嚴，光明閃爍，樓觀複沓，殿宇連延，罽毘密緻，鈴鐸交鳴。可二百所，間有秘藏。中緘金剛般若，並一切經法。人物魁偉，殆非常覩。文殊大聖，處位尊嚴。擁從旁午，宣言慰勞。分茶賦食訖，波利引之而出。師乞留住於寺，波利不許。臨別勉之曰：努力進修，再來可住。師還至板上躡履，迴眸而波利隱焉。十二月朔日，於華嚴院入念佛道場，絕粒要期，誓生淨土。至七月初夜，心念佛時，又見一梵僧，來入道場。謂之曰：汝所見臺山境界，何故不說，胡不傳示於人？言訖而隱，師心異之。翌日申時，正念誦次，又見一梵僧，年可八十，神色嚴峻。與師言曰：師所見臺山靈異，普示眾生，令發

菩提心，獲大利樂，胡不為耶？師曰：實無心秘蔽聖道，恐生疑謗耳！僧曰：大聖文殊，現在此山，尚招人謗，汝何惜焉？但使眾生，見聞之者，發菩提心，作毒鼓緣耳。師遂憶所見，錄以傳世。大曆六年正月，江東沙門慧從，與華嚴寺僧崇暉、明謙等，三十餘人，隨師至金剛窟所，及立石標記處，瞻仰舊跡。大眾同深悲仰，正徘徊間，忽聞鐘聲，其音雅亮，節解分明，一眾竦然驚異！知師所見不虛，俱念宿緣多幸，得與同遊。因書之精舍屋壁，普令見聞，同發勝心。後於所見化竹林寺題額處，即華嚴寺南一十五里，當中臺中麓。建寺一區，莊嚴精麗，仍號竹林寺焉。至大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師與弟子八人，純一、惟秀、歸政、智遠、沙彌惟英、優婆塞張希

俊、童子如靜等，於東臺覩白光數四，次有五色雲起，擁一圓光，光作紅色。見文殊乘青毛師子，湧現光中，眾皆共覩，殊甚分明。繼乃霏微下雪，圓光散漫，徧於山谷。師既屢見靈異，念佛益加精切，日夜無曠。定中見梵僧佛陀波利，謂之曰：汝華已就，後三年華開矣。至期告眾曰：吾行矣，端坐而寂。師嘗於并州，行五會教化人念佛。帝於長安，常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覓至太原。果見師勸人念佛，乃詔入都，封國師，教宮人五會念佛。代宗大曆間，及德宗興元元年。兩迎入禁中，教五會念佛，號五會法師。其所著書，有《大聖竹林寺記》一卷、《五會念佛廣法事儀讚》三卷、《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一卷。

錄自「香光閣隨筆」

蓮宗第五祖少康大師傳略

大師諱少康，周姓，縉雲人。有神僧指點往新定行化（新定即浙江嚴州，今為建德縣）。初至乞食，得錢則誘小兒念佛，念佛一聲，即與一錢。月餘，孩孺念佛覓錢者眾，乃曰：能念十聲者與一錢。如是一年，男女少長見康者皆呼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於道路。貞元十年，乃就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每遇齋日，善信畢集，所化三千許人。每升座，高聲唱佛，眾共和之。師喜賡聲，令眾望師面門，每一聲，則有一佛從其口出；連唱十聲，則有十佛，若聯珠狀。師曰：汝等見佛否？若見佛者，決生淨土。

按唐德宗貞元初年，少康於洛下白馬寺，見殿中文籍放光。順手探之，得善導和尚《西方化導文》。喜而祝曰：若某於淨土有緣，願此文再放光。祝已，光果燦然，且現化佛菩薩於光中。康遂頂禮，誓曰：劫石可磨，我願不可易矣。遂詣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覲禮，遺像忽化佛身，昇空而語康曰：汝依我教，廣度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康如有所證，乃南歸江陵果願寺。路逢神僧指點，遂入新定而行化。初無一人相識，亦無一人從其化。彼以堅苦卓絕之志，乞錢而積功德，遂成為一代之祖師。宋高僧傳云：康所述偈讚，皆附會鄭衛之聲，變體而作。非哀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譬猶善醫以錫蜜塗逆口之樂，誘嬰兒之入口耳。故其念佛，能令閭巷歡

迎，非但以錢誘掖之也。又烏龍山所建之念佛壇，稱曰：善導和尚彌陀道場。蓋其發願，與善導同一鼻孔，故其示蹟，亦與善導同一軌轍。善導口出光明，彼亦口出化佛，世稱善導為彌陀化身。少康為善導後身，良有以也。楊次公有詩讚曰：東峰壇級石嵯峨，十佛隨聲信不訛。後善導依前善導，今彌陀是古彌陀。一心正受超三界，孤月澄輝照萬波。乘般若船游淨域，度生還亦到娑婆。師臨終放異光數道而逝，塔於臺子巖。

摘自「香光閣隨筆、思歸集」

蓮宗第六祖永明延壽禪師傳略

大師諱延壽，字沖元，錢塘王氏子。自少誦《法華經》。錢文穆王時，知稅務多，用官錢買放生命，罪當死。引赴市曹，王使人矚之，色不變，命釋之。師遂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後參天台韶國師，言下大徹，旋受為法眼嫡孫。嘗於禪觀中，見觀世音菩薩以甘露灌其口，因是獲大辯才。師欲並宏淨土之教，登智者禪院作二闢，一曰一心禪定，一曰萬善莊嚴淨土。冥心精禱，七拈得淨土闢，於是一意兼修淨業。建隆二年，忠懿王請住慧日永明寺，賜號智覺禪師。日課一百八事，夜往別峰行道念佛，旁人時聞螺貝天樂之音。著《宗鏡錄》百

卷，會融諸法同入心宗。又著《萬善同歸集》，發明空有性相之旨，提策真修歸之中道，節錄數條，明乎淨業。一問：論云行道念佛與坐念佛，功德如何？答：譬如逆水張帆，猶云得往；更若張帆順水，速疾可知。坐念一日，尚乃八十億劫罪消；行念功德，豈知其量！故偈云：行道五百徧，念佛一千聲；事業常如此，西方佛自成。二問：即心是佛，何須外求？若認他塵，自法即隱。答：諸佛法門，亦不一向皆有自力他力、自相共相、十玄門之該攝、六相義之融通。隨緣似分約性常合。從心現境，境即是心；攝所歸能，他即是自。且如課念尊號，故有明文唱一聲而罪滅塵沙，具十念而形棲淨土。拯危拔難，殄障消冤，非但一期暫拔苦津，託此因緣終投覺海。

《寶王論》云：浴大海者，已用於百川；念佛名者，必成於三昧。亦猶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既契之後，心佛雙亡、雙照。雙亡，定也；雙照，慧也。定慧既均，亦何心而不佛？何佛而不心？心佛既然，則萬境萬緣，無非三昧也。誰復患之於起心動念高聲念佛哉！三問：觸目菩提，舉足皆道，何須別立事相道場，役念勞形，豈皆妙旨？答：道場有二；一、理道場，二、事道場。理道場者，周徧剎塵；事道場者，淨地嚴飾。即事明理，須假莊嚴；從俗入真，唯憑建立為歸敬之本，作策發之門。覩相嚴心，自他兼利。《上都儀》云：夫歸敬三寶者，要指方立相，住心取境。不明無相，離念也。佛懸知凡夫繫心尚乃不得，況離相

耶？如無術通人居空造舍也。《金剛三昧經》云：有二入，一理入，二行入，以理導行，以行圓理。又菩提者，以行入無行，以行者緣一切善法，無行者不得一切善法。豈可滯理虧行，執行違理！《大乘起信論》云：信成就發心有二，一、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深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故。三、大悲心欲拔一切眾生苦故。四問：有人久修不證者何耶？答：經云眾生心如鏡，鏡垢像不現。又作四料簡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現世為人師，當來作佛祖。無禪無淨土，鐵床並銅柱；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師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眾授

菩薩戒，施食放生，迴向淨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眾，趺坐而化。年七十有二。後有僧經年繞其塔，人問故？曰：我病入冥，見殿左供一僧像，王勤禮拜。因詢之，曰：杭州永明壽禪師也，已往生西方上品，王重其德，故禮敬耳。崇甯中追諡宗照禪師，世宗憲皇帝加封妙圓正修智覺禪師。

摘自「永明延壽禪師自行錄」

蓮宗第七祖省常大師傳略

大師諱省常，字造微，顏姓，錢塘人。七歲出家，十七受具，戒行嚴謹。通《大乘起信論》，修天台止觀。太宗淳化中，住杭州西湖昭慶寺，專修淨業。慕廬山遠公遺風，結淨行社。刻無量壽佛像，自刺血書《華嚴經淨行品》，每書一字，三拜，三圍繞，三稱佛名。刊版印成千卷，分施千人，率眾念佛。時相國王文正公等士大夫，一百二十三人，皆執弟子禮，比丘及千人焉。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曰：佛來也，泊然而化。眾見地色皆金，移時方隱，年六十有二。

翰林承旨宋白曾為之撰碑曰：遠公當衰季之時，所結者半

隱淪之士；上人屬昇平之世，所交者多有位之賢，方前則名士且多，垂裕則津梁曷已，云云。翰林學士蘇易簡作淨行品序，至謂予當布髮以承其足，剜身以請其法。當時之盛，推崇之至，亦可概見矣。

錄自「香光閣隨筆、思歸集」

蓮宗第八祖蓮池大師傳略

師諱祿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志所歸也。俗姓沈氏，古杭仁和人，世為名族。父德鑑，號明齋先生，母周氏。師生而穎異，世味澹如。

年十七，補邑庠，試屢冠諸生。以學行重一時，於科第猶掇之也。願志在出世，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從遊講藝，必折歸佛理，業已棲心淨土矣。家戒殺生，祭必素。居常太息曰：「人命過隙耳！浮生幾何？吾三十不售，定超然長往，何終身事齷齪哉？」

前婦張氏，生一子殤。婦亡，即不欲娶。母強之，議婚湯

氏。湯貧女齋蔬，有富者欲得師為佳婿，陰間之。師竟納湯，然意不欲成夫婦禮。

年二十七，父喪。三十一，母喪。因涕泣曰：「親恩罔極，正吾報答時也。」至是，長往之志決矣。

嘉靖乙丑除日，師命湯點茶，捧至案，盞裂。師笑曰：「因緣無不散之理。」明年丙寅，訣湯曰：「恩愛不常，生死莫代，吾往矣，汝自為計！」湯亦灑然曰：「君先往，吾徐行耳。」師乃作《一筆勾》詞，竟投性天理和尚祝髮，乞昭慶寺無塵玉律師就壇受具。居頃，即單瓢隻杖遊諸方，遍參知識。北遊五臺，感文殊放光，至伏牛隨眾煉魔。入京師，參徧融、笑巖二大老，皆有開發。過東昌，忽有悟，作偈曰：「二

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

師以母服未闋，乃懷木主以遊，每食必供，居必奉，其哀慕如此！至金陵瓦官寺，病幾絕，時即欲就茶毘，師微曰：「吾一息尚存耳！」乃止。病間歸。越中多禪期，師與會者五，終不知鄰單姓字。

隆慶辛未，師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山故伏虎禪師剎也，楊國柱陳如玉等，為結茅三楹以棲之。師弔影寒巖，曾絕糧七日，倚壁危坐而已。

村多虎，環山四十里，歲傷不下數十人，居民最苦之。師發悲懇，為諷經施食，虎患遂甯。

歲亢旱，村民乞師禱雨，師笑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眾堅請，師不得已出，乃擊木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及。民異之，相與纍纍然，挈材木，荷鋤鑿，競發其地。得柱礎而指之曰：「此雲棲寺故物也，師福吾村，吾願鼎新之，以永吾福。」不日成蘭若，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安僧，法堂奉經像，餘取蔽風雨耳。

自此法道大振，海內衲子歸心，遂成叢林。師悲末法教網滅裂，禪道不明，眾生業深垢重，以醍醐而貯穢器，吾所懼也！且佛設三學以化群生，戒為基本，基不立，定慧何依？思行利導，必固本根。第國制南北戒壇久禁不行，予即願振頹綱，亦何敢違憲令？因令眾半月半月誦《梵網戒經》，及比丘

諸戒品，由是遠近皆歸。師以精嚴律制為第一行，著《沙彌要略》、《具戒便蒙》、《梵網經疏發隱》，以發明之。

初師發足參方，從參究念佛得力，至是遂開淨土一門，普攝三根，極力主張。乃著《彌陀疏鈔》十萬餘言，融會事理，指歸唯心。

又憶昔見高峰語錄，謂「自來參究此事，最極精銳，無逾此師之純鋼鑄就者」向懷之行腳。惟時師意，併匡山永明而一之。更錄古德機緣中喫緊語，編之曰《禪關策進》，併刻之，以示參究之訣。蓋顯禪淨雙修，不出一心，是知師之化權微妙矣。

萬歷戊子，歲大疫，日斃千人。太守余公良樞請公詣靈芝

寺禳之，疫遂止。

梵村舊有朱橋，潮汐衝塌，行者病涉。余公請師倡造，師云：「欲我為者，無論貧富貴賤，人施銀八分而止。獨用入者，意取坤土以制水也。」或言工大施微，恐難竣事。師云：「心力多，則功自不朽。」不日累千金，鳩工築基，每下一樁，持咒百遍。潮汐不至者數日，橋竟成。昔錢王以萬弩射潮，師以一心力當之，何術哉？

師道價日增。十方衲子如歸，師一以慈接之。弟子日集，居日隘。師意不莊嚴屋宇，取安適，支閣而已。其設清規益肅。眾有通堂；若精進，若老病，若十方，各別有堂。百執事各有寮，一一具鎖鑰，啓閉以時。各有警策語，依期宣說。夜

有巡警，擊板念佛，聲傳山谷。即倦者，眠不安，寢不夢。布薩羯磨，舉功過，行賞罰，凜若冰霜。即佛住祇桓，尚有六群擾眾；此中無一敢諍而故犯者。不盡局百丈規繩，而適時救弊，古今叢林，未有如今日者！具如僧規約及諸警語，赫如也！

極意戒殺生，崇放生。著文久行於世，海內多奉尊之。曾講《圓覺經》於淨慈，聽者日數萬指，如屏四匝。因贖寺前萬工池為放生池，師八十誕辰，又增拓之。今城中上方、長壽兩池，歲費計百餘金。山中設放生所，救贖飛走諸生物，充物於中。眾僧減口以養之，歲約費粟二百石。亦有警策守者，依期往宣白。即羽族善鳴噪者，聞木魚聲，悉寂然而聽。宣罷，乃

鼓翅喧鳴，非佛性哉？噫！佛說孝名為戒，儒呵有養無敬；師於物養而敬，且有禮者也，非達孝哉？

師道風日播，海內賢豪，無論朝野，靡不歸心感化。若大司馬宋公應昌、大宰陸公光祖、宮諭張公元忭、司馬馮公夢禎、陶公望齡，次第及門問道者，以百計。皆扣關擊節，徵究大事，靡不心折，盡入陶鑄。監司守相，下車伏謁。及賢豪侯參者，無加禮，不設饌。皆甘糲飯，臥敗蓆，任蜥緣蚊嘍，無改容。皆忘形屈勢，至則空其所有。非精誠感物，何能至是哉？

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云：

「走卻法師，留下講案。」又書頌曰：「老鼠唧唧，
《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卻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前，
床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
《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

侍御左公宗郢問：「念佛得悟否？」師曰：「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又何疑返念念自性耶？」

仁和令樊公良樞問：「心雜亂如何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曰：「專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不辦得？」

或問師：「何不貴前知？」師云：「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曾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

增減一齣否？」

今上慈聖皇太后，崇重三寶。偶見師放生文，甚嘉歎。遣內侍齋紫袈裟齋資往供，問法要。師拜受，以偈答之。

師極意悲幽冥苦趣，自習焰口，時親設放。嘗有見師座上現如來相者，蓋觀力然也。

師天性朴實簡淡，無緣飾，虛懷應物。貌溫粹，弱不勝衣，而聲若洪鐘。胸無崖岸，而守若嚴城；禦若堅兵，善藏其用。文理密察，經濟洪纖，不遺針芥。即畫叢林日用，量施利，酌厚薄，覈因果，明罪福。養老病，公眾僧，不滲滴水。自有叢林以來，五十年中，未嘗妄用一錢。居常數千指，不設化主，聽其自至。稍有盈餘，輒散施諸山。庫無儲蓄，凡設齋

外，別持金銀作供者，隨手散去。施衣藥，救貧病，略無虛日。偶檢私記，近七載中，實用五千餘金，不屬常住，則前此歲歲可知已。

師生平惜福，嘗著三十二條自警。垂老自浣濯；出溺器，亦不勞侍者。終身衣布素，一麻布幃，乃丁母艱時物，今尚存，他可知已。

總師之操履，以平等大悲，攝化一切。非佛言不言，非佛行不行，非佛事不作。佛囑末世護持正法者，依四安樂行，師實以之。歷觀從上諸祖單提正令，未必盡修萬行；若夫即萬行以彰一心，即塵勞而見佛性者，古今除永明，惟師一人而已！先儒稱寂音為僧中班馬，予則謂師為法門之周孔，以荷法即任

道也！惟師之才，足以經世。悟，足以傳心；教，足以契機；戒，足以護法；操，足以勵世；規，足以救弊。至若慈能與樂，悲能拔苦，廣運六度，何莫而非妙行耶？出世始終，無一可議者，可謂法門得佛之全體大用者也！非夫應身大士，朗末法之重昏者，何能至此哉？

臨終時，預於半月前，入城別諸弟子及故舊。但曰：「吾將他往矣。」還山，連下堂，具茶湯設供，與眾話別。云：「此處吾不住，將他往矣。」中元，設盂蘭盆，各薦先宗。師曰：「今歲我不與會矣。」有簿記，師密題曰：「雲棲寺直院僧，代為堂上蓮池和尚，追薦沈氏宗親」云，過後始知其懸記也。

七月朔晚，入堂坐，囑大眾曰：「我言眾不聽，我如風中燭，燈盡油乾矣！只待一撞一跌，纔信我也！明日要遠行。」眾留之，師作《三可惜十可嘆》以警眾。淞江居士徐琳等五人在寺，令侍者送遺囑五本。次夜入丈室，示微疾瞑目無語。城中諸弟子至，圍繞，師復開目云：「大眾老實念佛，毋捏怪，毋壞我規矩！」眾問：「誰可主叢林？」師曰：「戒行雙全者。」又問：「目前？」師曰：「姑依戒次。」言訖，面西念佛，端然而逝，萬歷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午時也。

師生於嘉靖乙未，世壽八十有一，僧臘五十。師自卜寺左嶺下，遂全身塔於此。其先耦湯氏，後師祝髮，建孝義庵，為女叢林主。先一載而化，亦塔於寺外之右山。

師得度弟子廣孝等，為最初上首。其及門授戒得度者，不下數千計，在家無與焉。縉紳士君子，及門者亦以千計，私淑者無與焉。

其所著述，除經疏，餘雜錄如《竹窗三筆》等二十餘種，行於世，率皆警發語。師素誡弟子，貴真修，勿顯異，故多靈異不具載。

嗚呼！我聞世尊深念末法眾生難度，恐斷慧命，靈山會上，求護正法者，即親蒙授記，亦不敢入。惟地湧之眾力任之，且曰：「我等末世持經，當具大忍力、大精進力。即有現身此中，亦不自言其本，泄佛密因，但臨終陰有以示之耳。」觀師之行事，潛神密用，安忍精進之力，豈非地湧之一乎？抑

自淨土而來乎？不然，從凡夫地，求自利尚不足，安能廣行利他，護持正法，始終無缺者乎？

予有感而來，略拾師之行事，以昭來世。其他具諸別傳。

錄自「憨山大師作雲棲蓮池宏大師塔銘」

蓮宗第九祖滿益大師傳略

八不道人，震旦之逸民也。古者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既蹴然不敢；今亦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又艷然不屑，故名八不也。俗姓鍾名際明，又名聲，字振之。先世汴梁人，始祖南渡，居古吳木瀆。母金氏，以父岐仲公持白衣大悲咒十年，夢大士送子而生，蓋萬歷二十七年己亥五月三日亥時也。

七歲，茹素。十二歲就外傳，聞聖學，即千古自任，誓滅釋老，開葷酒。作論數十篇闢異端，夢與孔顏晤言。

十七歲，閱《自知錄》序及《竹窗隨筆》，乃不謗佛，取

所著闢佛論焚之。

二十歲，詮《論語》，至「天下歸仁」，不能下筆，廢寢忘餐三晝夜，大悟孔顏心法。冬喪父，聞《地藏本願》，發出世心。

二十二歲，專志念佛，盡焚窗稿二千餘篇。

二十三歲，聽《大佛頂經》，謂「世界在空，空生大覺」，遂疑何故有此大覺，致為空界張本？悶絕無措，但昏散最重，功夫不能成片。因決意出家，體究大事。

二十四歲，夢禮憨山大師，哭恨緣慳，相見太晚。師云：「此是苦果，應知苦因。」語未竟，遽請曰：「弟子志求上乘，不願聞四諦法。」師云：「且喜居士有向上志，雖然不能

如黃蘗臨濟，但可如巖頭德山。」心又未足；擬再問，觸聲而醒。因思古人安有高下，夢想妄分別耳。一月中，三夢憨師。師往曹谿，不能遠從；乃從雪嶺師剃度，命名智旭。雪師，憨翁門人也。

夏、秋作務雲棲，聞古德法師講《唯識論》，一聽了了，疑與佛頂宗旨矛盾？請問。師云：「性相二宗，不許和會。」甚怪之！佛法豈有二岐耶？一日問古師云：「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且如中陰入胎，念起受生，縱令速覺，如何得脫？」師云：「汝今入胎也未？」大師微笑。師云「入胎了也。」大師無語。師云：「汝謂只今此身果從受胎時得來者耶？」大師流汗浹背，不能分曉；竟往徑山坐禪。

次年夏，逼拶功極，身心世界忽皆消殞，因知此身從無始來，當處出生，隨處滅盡，但是堅固妄想所現之影，剎那剎那，念念不住，的確非從父母生也。從此性相二宗，一齊透徹，知其本無矛盾，但是交光邪說大誤人耳。是時一切經論，一切公案，無不現前，旋自覺悟，解發非為聖證，故絕不語一人；久之，則胸次空空，不復留一字腳矣？

二十六歲，受菩薩戒。二十七歲，徧閱律藏，方知舉世積譌！

二十八歲，母病篤，四剗肱不救，痛切肺肝！（既悟此身非父母生，何故又剗肱救母？參！）葬事畢。焚棄筆硯，矢往深山；道友鑒空留掩關於松陵。關中大病，乃以參禪工夫求生

淨土。

三十歲，出關朝海，將往終南。道友雪航，願傳律學，留住龍居，始述《毘尼事義集要》及《梵室偶談》。是年，遇惺谷、歸一兩友，最得交修之益。

三十一歲，送惺谷至博山薙髮，隨無異禪師至金陵，盤桓百有十日，盡諳宗門近時流弊。乃決意弘律，然律解雖精，而煩惱習強，躬行多玷，故誓不為和尚。（三業未淨，謬有知律之名，名過於實，此道人生平之所恥！）。

三十二歲，擬註《梵網》，作四闢問佛：一曰宗賢首，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慈恩，四曰自立宗。頻拈得台宗闢，於是究心台部，而不肯為台家子孫，以近世台家與禪宗、賢首、慈

恩，各執門庭，不能和合故也。（時人以耳為目，皆云大師獨宏台宗，謬矣！謬矣！）

三十三歲，秋，惺谷、璧如二友去世，始入靈峰過冬，為作請藏因緣。

三十五歲，造西湖寺，述《占察行法》。

三十七歲，住武水，述《戒消災略釋》、《持戒健度略釋》、《孟蘭盆新疏》。

三十八歲，住九華。次年，述《梵網合註》。

四十一歲，住溫陵。述《大佛頂玄義文句》。

四十二歲，住漳州。述《金剛破空論》、《蕩益三頌》、

《齋經科註》。

四十四歲，住湖州。述《大乘止觀釋要》。

四十六歲，住靈峰。述《四十二章經》、《遺教經》、《八大人覺經》。

四十七歲，住石城。述《周易禪解》。是秋，住祖堂。越二年，述《唯識心要》、《相宗八要直解》、《彌陀要解》、《四書蕩益解》。

五十一歲，冬，返靈峰。述《法華會義》。次年，述《占察疏》，重治《律要》。

五十四歲，住晟谿。草《楞伽義疏》，遷長水而始竟。尚有《閱藏知津》、《法海觀瀾》、《圓覺》、《維摩》、《起信》諸疏，厥願未完，姑俟後緣而已。

生平嘗有言曰：漢宋註疏盛，而聖賢心法晦，如方木入圓竅也！《隨機羯磨》出，而律學衰，如水添乳也！《指月錄》盛行，而禪道壞，如鑿混沌竅也！《四教儀》流傳，而台宗昧，如執死方醫變證也！是故舉世若儒、若禪、若律、若教，無不目為異物，疾若寇讎！道人笑曰：知我者，唯釋迦地藏乎？罪我者，亦唯釋迦地藏乎？

孑然長往，不知所終。

以上錄大師著自傳全篇，原名八不道人傳。以下錄大師門人成時法師所記續傳之前半篇。

靈峰蕩益大師自傳，成於壬辰臘月。次年癸巳，老人五十五歲，夏四月，入新安，結後安居；於歙浦天馬院，著《選佛

譜》。閱《宗鏡錄》，刪正法涌、永樂、法真諸人所纂禊說，引經論之誤，及歷來寫刻之譌。於三百六十餘問答，一一定其大義，標其起盡。閱完，作《校定宗鏡錄跋》四則。又汰《袁宏道集》，存一冊，名袁子。秋八月，遊黃山白嶽諸處。冬，復結制天馬，著《起信裂網疏》。

次年，五十六歲，甲午，於正月應豐南仁義院請，法施畢，出新安。二月後，褒灑陀日，還靈峰。夏臥病，選西齋淨土詩，製贊補入《淨土九要》，名《淨土十要》。夏竟，病癒。七月，述《儒釋宗傳竊議》。八月，續閱《大藏》竟。九月，成《閱藏知津》、《法海觀瀾》二書。冬十月，病復，有《獨坐書懷》四律，中有「庶幾二三子，慰我一生思」之句。

十一月十八日，有《病中口號偈》。臘月初三，有《病間偶成》一律，中有「名字位中真佛眼，未知畢竟付何人」之句。是日，口授遺囑，立四誓。命以照南、等慈二子傳五戒、菩薩戒，命以照南、靈晟、性旦三子代座代請。命闍維後，磨骨和粉麵，分作二分：一分施鳥獸，一分施鱗介，普結法喜，同生西方。十三起淨社，有願文，嗣有《求淨土偈》六首。除夕，有《艮六居銘》，有偈。

乙未元旦，有偈二首。二十日。病復發。二十一日，晨起，病止。午刻，趺坐繩床角，向西舉手而逝。時生年五十七歲；法臘三十四；僧夏，從癸亥臘月至癸酉自恣日，又從乙酉春至今乙未正月，共計夏十有九。丁酉冬，門人如法荼毘，髮

長覆耳，面貌如生，趺坐巍然，牙齒俱不壞。因不敢從粉黼遺囑，奉骨塔於靈峰之大殿右。（丁酉下四十二字，係戊戌春，茶毘後補記。）

嗚乎痛哉！世間眼滅，正法幢摧！惡心向佛之魔邪，誰與救正？好心遭毒之男女，誰與扶持？良以吾輩業重，不能感哲人久住故耳！

錄自「蕩益大師淨土集」

蓮宗第十祖截流大師傳略

大師諱行策，蔣姓，宜興人。二十三歲披剃，專修淨業。常住杭州之西溪等處，大闡蓮宗，弘化殊勝。復撰《蓮藏集》、《淨土法語》等書行世。康熙二十一年示寂，年五十五。時有孫翰臣及吳姓子，同日病亡，一日夜，復蘇。各曰：吾為冥司勾去，繫殿下。忽覩光明徹地，香華漫空，冥王伏地，迎西歸大師。視之。即截公也。吾以光照，遂得放還。

錄自「思歸集」

蓮宗第十一祖省庵大師傳略

大師諱實賢，字思齊，號省庵。常熟時氏子，世儒業。幼出家，嚴習毘尼，尋入講筵。明性相之學，參念佛者是誰話。四閱月，忽然開悟。曰：我夢覺矣！自是機鋒迅利，才辯縱橫。晝覽藏經，晚持佛號。燃指於阿育王山佛前，發四十八大願，感舍利放光。作《勸發菩提心文》，激勵四眾，誦者多為涕下。於雍正十二年四月十四日面西寂然，送者麋至。忽開目曰：吾去即來，生死事大，各自淨心念佛可矣！合掌連稱佛名而逝。贊曰：

悲心廣大，菩提心文，四十八願，願力宏深。

行解真實，瑞應超倫，蓮宗一脈，賴以常存。

錄自「勸發菩提心文」

蓮宗第十二祖徹悟禪師傳略

大師諱際醒，字徹悟，一字訥堂，又號夢東。京東豐潤縣人。族姓馬，父諱萬璋，母高氏。師幼而穎異，長喜讀書，經史群籍，靡弗采覽。二十二歲，因大病，悟幻質無常，發出世志。病已，至房山縣，投三聖庵榮池老宿剃髮。越明年，詣岫雲寺恆實律師圓具。次年聞香界寺隆一法師開演《圓覺》，師與會焉。晨夕研詰，精求奧義，遂悟《圓覺》全經大旨。復依增壽寺慧岸法師，聽講相宗，妙得其要。後歷心華寺徧空法師座下，聽《法華》、《楞嚴》、《金剛》等經，圓解頓開。于性相二宗，三觀十乘之旨，了無滯礙。乾隆三十三年冬，參廣通

粹如純翁，明向上事，師資道合，乃印心焉。是為臨濟三十六世，磐石七世也。

三十八年，粹翁遷萬壽寺。師繼席廣通，率眾參禪，策勵後學，津津不倦，十四年如一日。聲馳南北，宗風大振。每憶永明延壽禪師，乃禪門宗匠，尚歸心淨土，日課十萬彌陀，期生安養；況今末代，尤宜遵承。遂棲心淨土，主張蓮宗。日限尺香晤客，過此惟禮拜持念而已。五十七年，遷覺生寺，住持八年，百廢盡舉。于淨業堂外，別立三堂，曰涅槃，曰安養，曰學士，俾老病者有所依託，初學者便于誦習。師于禪淨宗旨，皆深造其奧。律已甚嚴，望人甚切。開導說法，如瓶瀉雲興。與眾精修，蓮風大扇。遐邇仰化，道俗歸心。當時法門為

第一人。

嘉慶五年，退居紅螺山資福寺，以期終歲。柰因衲子依戀追隨，致難避迹。師為法為人，心終無厭，遂復留眾，俄成叢席。擔柴運水，泥壁補屋，一飲一食，與眾共之，如是者又十年。十五年二月，詣萬壽寺掃粹祖塔，辭諸山外護。囑曰，幻緣不久，人世非常。虛生可惜，各宜努力念佛，他年淨土好相見也。三月還山，命豫辦茶毘事物。十月十七日，集眾付院務，命弟子松泉領眾主持。誠曰：念佛法門，三根普被，無機不收。吾數年來，與眾苦心建此道場，本為接待方來，同修淨業。凡吾所立規模，永宜遵守，不得改弦易轍，庶不負老僧與眾一片苦心也。

臨示寂半月前，覺身微病，命大眾助稱佛號，見虛空中幢幡無數，自西而來。乃告眾曰：淨土相現，吾將西歸矣！眾以住世相勸，師曰：百年如寄，終有所歸。吾得臻聖境，汝等當為師幸，何苦留耶？十二月十六日，命監院師貫一，設涅槃齋。十七日申刻，告眾曰：吾昨已見文殊、觀音、勢至三大士，今復蒙佛親垂接引，吾今去矣！

眾稱佛號愈勵，師面西端坐合掌曰：稱一聲洪名，見一分相好。遂手結彌陀印，安詳而逝。眾聞異香浮空。供奉七日，面貌如生，慈和豐滿。髮白變黑，光潤異常。二七入龕，三七荼毘，獲舍利百餘粒。門弟子遵遺命，請靈骨葬于普同塔內。師生于乾隆六年十月十四日末時，終于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七

日申時。世壽七十，僧臘四十九，法臘四十有三。所著有《示禪教律念佛伽陀》行于世。嘉慶十七年壬申九月既望，有師之弟子惺聰者，持師之行實，請敘于余。余與師相契有年，素蒙開誨，啓迪良多。師真過量人也，六根通利，解悟超常。既具辯才，兼持苦行，始終如一，余所目覩。故此錄不容一字假飾，愧余不文，特質言之，以傳信云爾。拈花寺慕蓮社多體寬申敬敘。

錄自「夢東禪師遺集」

蓮宗第十三祖印光大師傳略

大師諱聖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陝西郃陽趙氏子。幼隨兄讀儒書，頗以聖學自任，和韓歐闢佛之議。後病困數載，始悟前非，頓革先心。出世緣熟，年二十一，即投終南山南五臺蓮華洞寺出家，禮道純和尚薙染，時清光緒七年辛巳歲也。明年，於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律師座下受具。師生六月即病目，幾喪明。後雖癒，而目力已損，稍發紅，即不能視物。受具時，以師善書，凡戒期中所有寫法事宜，悉令代作。寫字過多，目發紅如血灌。幸師先於湖北蓮華寺充照客時，於曬經次，得讀殘本《龍舒淨土文》，而知念佛往生淨土

法門，乃即生了生脫死之要道。因此目病，乃悟身為苦本。即於閒時，專念佛號，夜眾睡後，復起坐念佛。即寫字時，亦心不離佛，故雖力疾書寫，仍能勉強支持。及寫事竟，而目亦全瘡，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而自行化他，一以淨土為歸，即造端於斯也。

師修淨土，久而彌篤。聞紅螺山資福寺，為專修淨土道場，遂於二十六歲（光緒十二年丙戌）辭師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徹祖之遺澤，而淨業大進。翌年正月，告暫假朝五臺。畢，仍回資福，歷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三載之中，念佛正行而外，研讀大乘經典。由是深入經藏妙契佛心，徑路修行，理事無礙矣。年三十（十六年庚寅）至北京龍泉寺

為行堂。三十一（十七年辛卯）住圓廣寺。越二年（十九年癸巳），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都請藏，檢閱料理，相助乏人。眾以師作事精慎，進之。化老見師道行超卓，及南歸，即請伴行，安單寺之藏經樓。寺眾見師勵志精修，咸深欽佩，而師欲然不自足也。二十三年丁酉夏，寺眾一再堅請講經，辭不獲已，乃為講《彌陀便蒙鈔》一座。畢，即於珠寶殿側閉關，兩期六載，而學行倍進。出關後，由了餘和尚與真達等，特創為蓮篷供養，與諦閑法師先後居之。未幾，仍迎歸法雨。年四十四（三十年甲辰），因諦老為溫州頭陀寺請藏，又請入都，助理一切。事畢南旋，仍住法雨經樓。師出家三十餘年，終清之世，始終韜晦。不喜與人往來，亦不願人知其名字。以期晝

夜彌陀，早證念佛三昧。

然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德厚流光，終不可掩。民國紀元，師年五十有二，高鶴年居士乃取師文數篇，刊入上海佛學叢報，署名常慚。人雖不知為誰，而文字般若已足引發讀者善根。逮民六年（五十七歲），徐蔚如居士得與其友三書印行，題曰《印光法師信稿》。七年（五十八歲），搜得師文二十餘篇，印於北京，題曰《印光法師文鈔》。八年（五十九歲），復搜得師文，再印續編，繼合初續為一。九、十兩年，復有增益，乃先後鉛鑄於商務印書館，木刻於揚州藏經院。十一至十五年間，迭次增廣，復於中華書局印行，題曰《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夫文以載道，師之文鈔流通，而師之道化遂滂浹於海

內。如《淨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及《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等，皆言言見諦，字字歸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發揮禪淨奧妙，抉擇其間難易，實有發前人未發處。徐氏跋云：「大法陵夷，於今為極。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師者，續佛慧命，於是乎在！」又云：「師之文蓋無一語無來歷，深入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藥。」可謂善識法要，竭忱傾仰者矣。故當初徐居士特持書奉母，躬詣普陀，竭誠禮覲，懇求攝受，皈依座下。師猶堅持不許，指徐母子往寧波觀宗寺皈依諦公。民六年，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四懇求，必請收為弟子。師觀察時機，理難再卻，故為各賜法名。此為師許人皈依之始，而《文鈔》亦實為之緣起也。師之

為文，不獨佛理精邃；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五倫八德等，儒門經世之道，不背於淨業三福者，亦必發揮盡致，文義典雅。所以紙貴洛陽，人爭請讀。由是而慕師道德，渴望列於門牆之善男信女，日益眾多。或航海梯山，而請求攝受；或鴻來雁往，而乞賜法名。此二十餘年來，皈依師座之人，實不可以數計。即依教奉行，喫素念佛，精修淨業，得遂生西之士女，亦難枚舉。然則師之以文字攝化眾生，利益世間，有不可思議者矣。

師之耳提面命，開導學人，本諸經論，流自肺腑。不離因果，不涉虛文。應折伏者，禪宿儒魁，或遭呵斥，即達官顯宦，絕無假借。應攝受者，後生末學，未嘗拒卻；縱農夫僕

婦，亦與優容。一種平懷，三根普利，情無適莫，唯理是依。但念時當叔季，世風日下，非提倡因果報應，不足以挽頹風而正人心；人根陋劣，非實行信願念佛，決不能了生死而出輪迴。故不拘貴賤賢愚，男女老幼，凡有請益，必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實事實理，諄諄啓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為人處世之根基。進以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實奉行，以作超凡入聖之捷徑。雖深通宗教，從不談玄說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聞者悉皆當下受益。此即蓮池大師論徧融老人之言曰：「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因師平實無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實踐之士，咸樂親近。致使叩關問道者，亦多難勝數。且

師以法為重，以道為尊，名聞利養，不介於懷。民十一年（六十二歲），定海縣陶在東知事、會稽道黃涵之道尹，彙師道行，呈請大總統徐題賜悟徹圓明匾額一方。齋送普陀，香花供養，極盛一時。緇素欣羨，師則若罔聞知。有叩之者，答以虛空樓閣，自無實德，慚愧不已，榮從何來等語。當今競尚浮誇之秋，而澹泊如師，實足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若道若俗，獲益良多。

師儉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信男女，供養香敬，悉皆代人廣種福田，用於流通經籍，與救濟饑貧。但權衡輕重，先其所急，而為措施。如民十五年（六十六歲）長安被困，解圍後，即以印《文鈔》之款，急撥三千圓，託人速匯振濟。凡聞

何方被災告急，必盡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二十四年（七十五歲）陝省大旱，得王幼農居士函告，即取存摺，令人速匯一千圓助急振。匯後，令德森查帳，摺中所存，僅百餘圓；而報國寺一切需用，全賴維持，亦不介意。二十五年（七十六歲）應上海護國息災法會說法時，聞綏遠災情嚴重，即對眾發表，以當時一千餘人皈依求戒等香敬，計洋二千九百餘圓，盡數捐去，再自撥原存印書之款一千圓為倡。及回蘇，眾在車站迎接，請師上靈巖一觀近年景象；猶急往報國，取摺飭匯訖，而後伴眾登山。師之導眾救災，已饑已溺之深心，類皆如是。魏梅蓀、王幼農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發起創辦法雲寺放生念佛道場，請師參加，並訂定寺規。繼由任心白居士，商請上海

馮夢華、王一亭、姚文敷、關綱之、黃涵之等諸大居士，開辦佛教慈幼院於其間，一一皆仗師之德望，啓人信仰，而得成就。且對慈幼院之教養赤貧子弟，師益極力助成。其中經費，由師勸募；及自捐者，為數頗鉅。即上海市佛教會所辦慈幼院，師亦力為贊勸。至其法施，則自印送《安士全書》以來，及創辦弘化社，二十餘年所印各書，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亦在百萬餘幀。法化之弘，亦復滂溥中外。綜觀師之一言一行，無非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俾賢才輩出，福國利民。而其自奉，食唯充饑，不求適口。衣取禦寒，厭棄美麗。有供養珍美衣食，非卻而不受，即轉賜他人。若普通物品，輒令持交庫房，俾大眾共享，決不自用。此雖細行，亦足為末世佛子

矜式者也。

師之維護法門，功難思議。其最重要者，若前次歐戰時，政府有移德僑駐普陀之議。師恐有礙大眾清修，特函囑陳錫周居士，轉託要人疏通其事遂寢。民十一年（六十二歲）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呈准省府借寺廟作校舍，定海知事陶在東函師挽救。師即函請王幼農、魏梅蓀二居士設法，並令妙蓮和尚奔走，遂蒙當局明令保護。十六年（六十七歲）政局初更，寺產毫無保障，幾伏滅教之禍，而普陀首當其衝。由師捨命力爭，始得苟延殘喘。及某君長內政，數提廟產興學之議，竟致舉國緇素，驚惶無措。幸師與諦老在申，得集熱心護法諸居士計議，先疏通某君，次派代表請願，而議未實行。逮某君

將退，又頒驅僧奪產條例，期次第剝奪，以達滅教目的。幸條例公布，某即交卸，得趙次隴部長接篆。師特函呈設法，遂無形取銷。繼囑焦易堂居士等鼎力斡旋，始將條例修正，僧侶得以苟安。二十二、三年（七十三、四歲）安徽阜陽古剎資福寺，唐尉遲敬德造供三佛存焉，全寺為學校占據。山西五臺碧山寺廣濟茅篷，橫遭厄運。兩皆涉訟官廳，當道偏聽一面之辭，二寺幾將廢滅。各得師一函，忽轉視聽。廣濟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遠安心辦道之基礎。資福亦從茲保全，漸次中興。二十四年（七十五歲）全國教育會議，某教廳長提議全國寺產作教育基金、全國寺廟改為學校。議決，呈請內政部、大學院備案。報端揭載，群為震驚。時由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及

常務理事大悲明道諸師、關、黃、屈等諸居士，同至報國叩關請示。師以衛教相勉，及示辦法。返滬開會，公舉代表，入都請願。仗師光照，教難解除。江西廟產，自二十二至二十五（七十六歲）四年之內，發生三次大風波，幾有滅盡無遺之勢。雖由德森歷年呼籲，力竭聲嘶。中國佛教會，亦多次設法。終得師之慈光加被，感動諸大護法，群起營救，一一達到美滿結果，仍保安全。此其犖犖大者，其他小節，於一函或數言之下，消除劫難，解釋禍胎，則隨時隨處，所在有之，不勝枚舉。非師之道德，足以上感龍天，下孚群情，烏能至此？

師之無緣慈悲，化及囹圄，及與異類。民十一、二年，應定海縣陶知事請，物色講師，至監獄宣講，乃推智德法師應

聘。師令宣講《安士全書》等，關於因果報應，淨土法門各要旨，獄囚亦多受感化。及滬上王一亭、沈惺叔等居士，發起江蘇監獄感化會，聘師為名譽會長。講師鄧樸君、戚則周（即明道師在俗姓名），喬恂如等居士，皆師之皈依弟子。由師示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及注重因果，提倡淨土，為講演之要目。而獄官監犯，因之改過遷善，歸心大法，喫素念佛者，亦大有其人。其於異類也，十九年（七十歲）二月，師由申太平，赴蘇報國，鋪蓋衣箱，附來臭蝨極多。孳生之蕃，致關房會客牕口與外之几上，夏秋之間，均常見臭蝨往來。有弟子念師年老，不堪其擾，屢請入內代為收拾，師皆峻拒不許。且云：「此只怪自己無道德！古高僧不耐臭蝨之擾，乃告之曰：

畜生！你來打差，當遷你單。蝨即相率而去。吾今修持不力，無此感應，夫復合言！」泰然處之，終不介意。至二十二年（七十三歲）臭蝨忽然絕迹，師亦不對人言。時近端午，德森念及問師，答云，沒有了。森以為師年老眼花，故一再堅請入內檢查，確已淨盡，了無蹤迹，殆亦為師遷單去矣。師在關淨課外，常持大悲咒加持水米，以賜諸醫束手之危病者，輒見奇效。一日報國藏經樓，發現無數白蟻，師在山聞之，賜大悲水令灑之，白蟻亦從此絕迹，此為二十七年夏事也。師之法力神應，類多如此。

師固不喜眷屬，故無出家剃徒。然渴仰親近，迭承訓誨，深沾法益，在家二眾，不可勝數。其出家緇侶，除與諦老法師

為最相契之蓮友外，而久承攝受。飽餐法乳，仍承以蓮友相待者，過去則有了餘和尚，現在尚有了清和尚及真達二人。確居學人之列者，已故則有圓光、康澤、慧近、明道諸師。現在尚有妙蓮、心淨二和尚，及蓮因、明西二師，與妙真、了然、德森等，暨現在靈巖、報國二寺諸師。此乃專指常久親近，屢蒙教導提攜，沐恩載德，有逾剃度恩師者。若隨緣請益，通函問道，及讀師之《文鈔》與流通各書，而沐法澤者，蓋亦不可勝舉。然則師雖不收徒弟，而中外真正佛子，實多數賴以為師。師又宿誓不作寺廟主，自客居法雨，二十餘年，晦迹精修，絕少他往。自民國七年，印《安士全書》以來，迭因事至滬，苦乏安居之所。真達於民十一年，翻造太平寺時，為師特闢淨室

一間。從此來滬，卓錫太平。而力護法門諸君子，如南京魏梅蓀、西安王幼農、維揚王慧常、江西許止淨、嘉興范古農、滬上馮夢華、施省之、王一亭、聞蘭亭、朱子橋、屈文六、黃涵之、關綱之等諸居士，或因私人問道，或因社會慈善，有所咨詢，亦時蒞太平，向師請益。至各方投函者，更僕難勝數。則太平蘭若，名傳遐邇，亦自師顯。至民十七年（六十八歲）師因厭交通太便，信札太多，人事太繁，急欲覓地歸隱。真達乃與關綱之、沈惺叔、趙雲韶，諸大居士商。三居士遂將蘇州報國寺，舉以供養。即由弘傘、明道二人，前往接管，真達以數千圓修葺。故十八年，師離山在滬，校印各書，急欲結束歸隱。時有廣東弟子黃筱偉居士等數人，建築精舍，決欲迎師赴

香港，師已允往。真達乃以江浙佛地，信眾尤多，一再堅留。終以法緣所在，遂於十九年（七十歲）二月往蘇，即就報國掩關。先是木瀆靈巖，真達請示於師，立為十方專修淨業道場，一切規約章程，悉秉師志而定。三、四年來，以舊堂狹隘，不能容眾，正在設法改建堂寮，從事刷新。適師至蘇，與靈巖咫尺內外施設，請益多緣。而仰承指導，日就振興。靈巖迄今，推為我國淨土宗第二道場者，豈偶然哉！師在關中，佛課餘暇，圓成普陀、清涼、峨眉、九華各志之修輯，及函復弟子學人問法。今四山志已早出版流通，函答諸文，亦已有《文鈔續編》印行。多為師至蘇以後之所賜者。可謂恆順眾生，無有疲厭者矣。逮二十六年（七十七歲）冬，為時局所迫，蘇垣勢不

可住。不得已，順妙真等請，移錫靈巖。安居纔滿三載，孰料智積菩薩顯聖之剎，竟為我師示寂歸真之地耶。

師之示寂也，預知時至。二十九年春，復章緣淨居士書，有云：「今已八十，朝不保夕。」又云：「光將死之人，豈可留此規矩。」逮冬十月二十七日，略示微疾。至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即命召集在山全體職事及居士等，至關房會談。告眾曰：「靈巖住持，未可久懸。」即命妙真任之。眾表贊同，乃詹十一月初九日為升座之期，師云：「太遲。」改選初四，亦云：「遲了。」後擇初一，即點首曰可矣。旋對眾開示本寺沿革，達兩小時餘。後雖精神漸弱，仍與真達等時商各事，恬適如常，無諸病態。初三晚，仍進稀粥盃許。食畢，語真達等

云：「淨土法門，別無奇特，但要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此後精神逐漸疲憊，體溫降低。初四早一時半，由床上起坐云：「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言訖，即大聲念佛。二時十五分，索水洗手畢，起立云：「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方。」說竟，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三時許妙真至，承囑咐云：「汝要維持道場，弘揚淨土，不要學大派頭。」後不復語，只脣動念佛。延近五時，在大眾念佛聲中，安詳西逝。按數日之間，一切安排，如急促妙真實任住持等，雖不明言所以，確是預知時至之作略。身無一切病苦厄難，心無一切貪戀迷惑。諸根悅豫，正念分明。捨報安詳，如入禪定。觀師之一生自行化他，及臨終

瑞相。往生蓮品，當然不在中下。師生於清咸豐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十二日辰時。寂於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十一月初四日卯時。世壽八十，僧臘六十。靈巖賴師以中興，而得師示現生西模範，時節因緣，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矣。茲謹卜明年辛巳，二月十五佛涅槃日，適師西逝百日之期，舉火荼毘，奉靈骨塔於本山石鼓之東南。

師之葉落歸根，悟證如何。吾人博地凡夫，皆無他心道眼，不敢妄評。唯讀師迭次出版之《文鈔》，與本年新印之《續編》，及凡經手流通各書。其提倡念佛，發揮道妙，自行化他，篤切修持之實行，有功淨土，足徵為乘願再來之人無疑也。凡信願念佛，洞明淨宗確旨之士，當不致有何擬議。達等

隨侍最久，知之頗詳，爰將師之一生行業，略述梗概，而為之記。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歲次庚辰臘月初八日

真達妙真了然德森等頂禮敬述

錄自「淨土聖賢錄」

